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何華珍

章洛侯，浙江名諸生。娶妻美而賢，琴瑟諧和，從無間言。秋初赴杭應鄉試，特於後園荷亭置酒言別。時荷花尚盛，月明露下，夜氣漸涼，清颺徐來，妙香遠徹。酒半，生妻舉杯相屬曰：「君功名念切，勵節雲霄，妾曷敢以兒女私情，阻君壯志。惟願此行也，早去速歸，勿淹異地。昨妾夢匪禎，恐君金榜書名之日，即妾玉台分鏡之時。雖然，君果蜚聲雲路，奮跡天衢，賤妾雖死，亦復奚憾！」言訖，淚涔涔下，不覺墮於杯中。生曰：「妖夢何足憑，余盡此酒，即為百年偕老之兆。卿勿過悲，徒亂人意。」翌日登程，生妻直送至門外，猶道聲「珍重」。生雖不以此介懷，終以妻言，淒然不樂。同人詢其故，生以實告。咸曰：「君真情癡哉！夢中嚙語，初何足信？此時但論文字，一切放下。闈後可詣卜人占之，借以決疑。」生然其言，不復置意。旅中無可消遣，約伴日遊西湖。或傍柳停橈，或尋花倚，時溯河上下於孤山斷橋之間。

一日，泊舟於垂楊樹下，與二三朋好洗盞對酌。正當酣呼轟飲際，忽鄰舫有少年生持刺來謁。視其刺但署曰「鑑湖漁父」，初無姓名。生並不相識，意欲辭之，而少年已自登舟，一揖就坐。生見其丰神俊邁，態度不凡，皎然若玉樹臨風，心甚敬之。問：「能飲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連舉數觥，意致瀟灑。生復問：「能詩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滿注一觴，飛遞少年前曰：「願聆金玉。」少年慨然作首唱，口占二〇八字。其餘依次都就。雄渾豪放，當推少年為巨擘。少年即起與諸人別，謂生曰：「明日設席於林處士祠畔，倘蒙不棄，刻期畢至。」

翌午，生偕諸友往，則少年已先在。畫舫餘，首尾銜接，一舫載二美人，並皆佳妙，管弦迭奏，水陸雜陳，歌聲競發，響遏行雲，林鳥為之徘徊，波魚為之蕩漾。每人各據一舫，群美互相往來，巡環勸飲，週而復始。是日生盡歡極樂，殆無其比。蟾魄將隱，少年欲行，告生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得君惠臨。後會尚遙，良深思念。」一僕捧盒立於旁，少年啟盒出玉如意一枝贈生，曰：「此希世珍也，乃昔年曾王父奉使于闐國所得。君時佩之，可獲吉祥。苟憶鄙人，持之而臥，夢中自能相見也。」生方欲堅辭，少年登舟，其去已遠。生視玉，色潔白無纖瑕，盒係奇楠木所雕，芬馥觸手。生與諸友誼為奇遇，莫測少年為何如人。三場既畢，生文字甚得意。諸友咸勸生留待榜發，願生念妻臨別之言，意恍恍若失。聞湖有朱鐵喙者，決休咎無不中，急往問之。初詢科名，則舉手賀曰：「今科解元也。」繼詢事業，則曰：「位至二千石，財可〇萬貫。」後詢終身，則曰：「奇哉，君明歲至北方，自有奇遇，富貴神仙，殆兼之矣。世上浮榮不足多也。」卒詢妻宮，曰：「直言勿隱。」布卦既成，卜人慘然作感容，曰：「異哉，此刻一番清話，正玉人氣絕時也。」生急問有可解禳否？卜人連搖其首，曰：「命定於天，不可強也。」生問：「急著歸鞭，尚可相見否？」曰：「緩不及矣，雖歸何益？五日間當有噩耗至矣，不如此靜候消息。」

生重酬卜人，返寓，束裝即發。三日至平湖，泊舟城外待風。見一舟從上流來，掛帆疾駛，白衣冠坐於船首者，正生之家人也。呼令停，過舟詰何以來，則生妻正於是日逝世，卜人之言悉驗。生雖回家，步步淒惻。榜出，生然舉首，因喜反悲，無意人世。明春，生不欲往。諸友再三促駕，始行。既抵都門，寓於西珠市口。

一日，春寒料峭，陰雨無聊。因念少年，懷思綦切，和衣擁衾，遽抱如意而眠。朦朧間身忽在德州道上，見有躍駿馬前來者，與生執手為禮，視之，正少年也。少年曰：「余全家寄食京華，待子久矣。余昨以捧檄至山左勾當公事，半月後即可還返，與君相見於旅邸也。」拍肩疾馳去，生遽然而覺。

越〇餘日，有投刺入者，曰何華，訝非素識。及出見，則少年也。歡然道故，情意益親。少年曰：「此間狹隘囂塵，不可以居。何不遷至弟所？」遽令僕從七八人舁生行李，而與生同車共載，逕詣其室。既至，則甲第崇闕，宛然世族，門外健僕前來捉韁控馬。生隨少年登堂，堂上一老翁降階相迓。少年曰：「此家伯也。」生視其貌瘦神清，鬚髮蒼古，急執子姪禮。生請入內拜母。少年許之，導入中樓。須臾，數侍婢簇擁一老嫗出，年約四〇許，舉止殊有大家風范，囑少年曰：「汝哥初來，風塵勞頓，宜少偃息，勿多勸杯杓。」又指年長一婢謂生曰：「此侍兒頗有慧心，素在老身左右。今令其司服役，凡百所需，可悉告渠，勿稍客氣見外也。」生唯唯致謝而出。自此生居少年家，供食之豐，服御之華，於王侯。少年或與生巡欄覓句，擊鉢聯吟，或於酒間互徵僻典，負者駢兩指擊腕為罰，友朋之樂，固有勝於尋常者。年長之婢，小字絳珠，頗識字，通書史，偶見生不在側時，竊弄其筆硯。生初疑出自閩中手筆，頗生歆羨，每欲詢其所自來，未啟齒也。

一日，少年約赴佛寺看花。生以忘攜素帕，返身往取，見婢正伏案作書，瞥睹生至，紅潮暈頰，垂手旁侍。生取觀之，字跡娟媚，亟贊曰：「你！」見其媚態含羞，益復生憐。探手入懷，將綴結束。婢薄拒之，曰：「青天白日，甯不畏人？郎如有意，請以今宵。」生急解身上佩玉貽之，曰：「以此定情。倘若爽約，當請之堂上，作乞紫雲故事，不憂不為余掌中珍也。」

既夕，婢果至。含苞初綻，真處子也。婢曰：「葳蕤之質，一旦已為君破，始亂之，終成之，是所望也。若視同牆外柳，陌上花，則妾甯同玉碎，不作瓦全！」生矢天日以自明。一夕，攜一詩箋至，曰：「此珍姑作也，求郎筆削。」生略為點竄數字，作和章。會試榜出，生名列第五；殿試入二甲，登詞林。賀者盈門，執柯求婚者亦踵至。夕間，婢謂生曰：「連日聞議姻事者，往來道中，有如梭織，郎可有意中人乎？不知將置夜度娘於何地？」言訖，嗚咽不勝。生抱置膝曰：「個妮子想吃楊梅矣！余安忍負卿哉？月先星後，理也。〇二釵中，卿自當為班首。」婢曰：「世間娶妻，不外才色二字，一墮勢利想，則入俗見矣。」生曰：「余亦猶是耳。自古品評閨闈，才調容華，缺一不可。」婢曰：「然則我家珍姑，當在首選，郎盍遣冰人往求之？若渠得歸郎君，妾必在媵列，不煩再說。」生曰：「余貧士也，家無長物。渠乃豪宗貴族，事懼不諧。」婢曰：「郎君前日已以二〇八字為詩媒，珍姑業已首肯，何慮弗成？」生從之，使往，一切如命。

蓋少年同氣三人，伯姊華瓊，字玉奴，字德州盧氏，固閩閩家也，前日往德州，備嫁事也；次即少年；其妹華珍，字璧君，年甫及笄，貌為一族冠。婚盟既定，擇吉行禮。少年代生質廣廈，先以奩贈萬金昇生，曰：「以此佈置；苟有短絀，予取予求，不汝疵也。」親迎之日，香燈彩仗，前後擁護，驕從之華，陳設之麗，一時罕儷。

生後仕至成都太守。女勸生歸隱，曰：「宦海中風波，豈有定哉？君前程止此，久戀雞肋何為？」生遂乞病掛冠言旋，優游享林下之福者三〇年。女亦無他異。